

中 国 画 文 库

书桌画案

王 犁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中国画文库

书桌画案

王 犁/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桌画案 / 王犁著.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410-3523-4

I. 书… II. 王… III. 中国画—研究 IV. 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7158 号

中国画文库·书桌画案

Zhongguohuawenku · Shuzhuohua'an

策 划 怀 一

责任编辑 李咏玖 汪青青

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

图文编辑 刘文成 陈 旭 马志磊

责任校对 培 贵 倪 瑶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6100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6

图 片 32 幅

字 数 8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10-3523-4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通案更是书案



何怀硕/题

目次

前言 / 零零伍

成长与阅读 / 零壹捌

人物与感怀 / 零捌捌

行记与访谈 / 壹肆柒

后记 / 壹玖貳

前言①

穿行与耕耘

王良贵 / 文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第771页：

犁：①翻土用的农具，有许多种，用畜力或机器（如拖拉机）牵引：一张～。②用犁耕地：～田。

汉字在一个人的姓名中往往失去它的本来意义，成为一个绝对的符号，比如某穷男人叫做“李富贵”，某个丑陋的姑娘叫做“徐美丽”，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说明有两个事实绝对无力改变，一是人们对未来的无力测知；二是文字在用于姓名时不得量身而用的命运。所以，面对这个名字/王犁，你不要联想到田头的农夫，那些不要力气的联想往往是错误的。这个符号，来自王犁那牧童出身，有着浓厚的恋乡、恋牛情结的父亲，他把一对儿女分别取名为“犁”、“犁”。

一种农具，以及这个农具对应的动词——犁，在

这里标志着一个独特的人物，在杭州，这是一张著名的“犁”，王犁如今在他的砚田中，在钱江南岸，进行着城中的笔墨耕耘。

我们的朋友高士明笔下的“被浪花围困的小城”，指的是我和王犁共同的故乡——那座如今通常在回忆中出现的浙西山城千岛湖镇。直至今日，我依然能体会到“围困”的更深含义。我最初与王犁的认识，起于彼此间的“听说”，在这中间，淳安那一帮我陆续交往起来的文友们起了非常要紧的“告诉”作用。那时的我有着与年龄毫不相称的稚拙、木讷和痴傻，还有着至今想来深深后怕的阴暗，默不作声地与人交往，满怀心事地到处蹭饭，回来在房子里独自于内心褒贬人物。王犁来了，像是一道阳光来看望一条阴沟。1995年的暑期，他穿着纤夫装来了，我在阳台上炒菜，手提锅铲愣愣地打量这个突如其来的家伙，情景活似一个极度内向的自卫者与一个不明来意的歹徒的对峙。这时王犁开口，且善且柔，约我晚上去某处喝酒侃谈。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的内容，他像认识我二十年似的。

那时对于淳安来说，王犁是个成功突围的“出去的人”，从千岛湖畔移形换位到西子湖畔那座著名的艺术学府。王犁归乡的日子，总是淳安文友的节日，只要王犁一到，文友们必奔走相告：“王犁来了！”通常隔个一年半载，王犁犹如一个手掌暖烘烘的兄弟来到一群平常

无语的人群之中，他天性的昂扬与乐观，带给朋友的总是快乐，仿佛让你觉得，这世界本是一个喜剧舞台；他透明而又流动，你有一点优点他就真诚“崇拜”，且问寒问暖，雪中送炭；在饭桌上妙语迭出，增加饭量；重情重义，乐于助人，在圈内有口皆碑。在朋友们看来，王犁是一个绝对稀有的找不到缺点的人。

与王犁最初的交往，让我感觉，这个人大约是上帝的朋友。对于众多朋友而言，他传播着平淡而实在的情义；于我而言，他还传播着不期而至的福音。新世纪之初，我的人生道路正是惶恐桥连着零丁洋，王犁数次造舟相渡，从浙江中国人物画研究会开始，虽另有颠簸，我终是与美术界结下了令我感恩的缘分。不能忘记的是王犁第一次带我去见吴山明老师的情景，我感觉他的紧张胜过我的紧张，表现为一再的安慰和叮嘱，在他为朋友寻找道路时，他几乎整个儿站到了我的位置。此后多少年来，我在王犁身上感受到的，是他的只有付出不图接受的情义。他在广交深结中树下的良好口碑，在某些要紧的关口上作了成舟之木，助我在颠沛年月中渡过了一些惊险。所谓朋友即道路，我对此深信不疑。

王犁自己说，他很有“老人缘”，这个“老人缘”，实质上就是真诚的敬师，他的“敬”，甚至有着浓浓的亲情，每个节日，他总要提到一些老师，“一定要去看看他们”。我曾多次与他一起拜访画坛前辈，早已登上讲

坛的他，把前辈的家当作另一个课堂，专注聆听，萦记于心。他经常请师辈们讲艺事心得和人生经历，其中有些是有趣的逸事，有些是艺技的指点，偶然的一句可能是打开创作上进步之门的钥匙，他会作一些记录，整理成文，这些都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为珍贵的资料。

以斋堂馆阁名“颜其居”是历代墨客的习惯，如今这一雅兴大多在画家一侧得以保留。现代浮躁的城市生活中，对居室的命名显示着一种开辟独自所有的心灵空间的意思，在市声喧嚣包围之中的画室，哪来的林泉高致，山水清音，画家们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相似结构的厅室之中挥毫，同时需要的是一种寄托的心境。王犁把他的居室称作“兴坞居”，这个名字需要画家本人加以解释，“兴坞”是童年时他外婆家所在的小山坳的地名，显而能见对亲人、对童年时光的萦怀，对那些即将消逝的记忆作出刻下痕迹的挽留，在城市中留一份怀乡之念，在年龄的紧张递进中，留一份朝向童年的回望。

画家在城中的迁居，等于某个地方的重新命名。我想，这座城市不止三个地方叫做兴坞居了，生活痕迹流动不定，却在城市之中留下值得回忆的线索，是件很意味的事情。上世纪之末的一段日子里，我曾在松木场附近的兴坞居度过半个月。现在看来，那是一段值得庆幸的时光，不见千条路，一个惊慌人，每个黄昏当我穿过世贸中心附近街面的滚滚红尘，走向兴坞居的时

候，我就想到门板上宣帆的小像，我知道那里依然藏香缭绕，散发着安抚人心的清芳，王犁在准备晚饭，我尚能把朋友的家作为一个港湾，安置流浪心情，准备一个新夜的虚梦。

王犁对居室的打理堪称精细，洁净无尘，橱柜书架摆放齐整，巨大的画案上的文房摆放有致，犹如一队队兵士面对他们随和中带着严威的将军，这来自于他对居室中的一切那自然随手的管理习惯。在生活中，无论在私人空间还是与人交往，王犁是不可复制、难以学习的清澈样板。

因为王犁那种世人皆能为友的真诚与和善，兴坞居人来人往煞是热闹，他与各路人马都能倾心交流，与杭城众诸侯泡茶论艺，隔三差五也有远方的朋友来此中转。我在兴坞居认识了许多后来对我多有助益的朋友。但那时候，我还不太能融入“犁牌沙龙”的气氛，只是发觉了一点，“在浙江艺术学校旁边那间白天也要开灯的房屋里，王犁的椅子远远不够”。

这个杭城著名的“穿针引线者”，是智慧和有趣的代名词。在交往中很自然地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隔着五十米，能听到他泄洪般的笑声，仿佛新安江大坝被人一脚踩垮。同时，王犁是个引人倾诉的倾听者，他那种把自然与动情糅为一体的样子，让人觉得，在他的脸上，上天赐予了过多的诚恳。我想，这也是他之所以朋

友遍天下的原因。如果朋友是一个职业，他是一个为数极罕的天才。因此，王犁经常能在他自己不知道的时间地点，在另外两个朋友之间，得到“问候”，我的朋友会面，总会彼此问询：“你最近见过王犁么？”

众所周知，王犁是个好读之人。“在阅读中成长”，很说明他的日常化的阅读状态。兴坞居触目都是书和画册，长期逛书店买书的习惯，使他对杭城各家书店的特点、发展和移址情况，哪家各科齐备，哪家脸面亲和，都了如指掌，还有文感叹。他经常请人“荐书”，然后呼啸着出门寻觅。一本《荷尔德林诗选》，他如此写道：“阅读中掩饰不住那份肃穆。”在这样一个非诗时代，谁能想到，肃穆，在一双画画的手上，竟还捧有肃穆的阅读。王犁对书闻名即动的态度，在旧书摊反复淘购的精神，以及对应与书有关的人物的那种“爱憎分明”，因为对《英儿》的偏爱而将《魂断激流岛》购而撕碎的故事，真是 是个不遮性情的家伙。

由于写过一些分行文字，我在王犁的圈子中，是以某种现今已不方便大声提及的身份出现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费解于他对诗歌和小说的兴趣，拿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现当代文学情境中找乐”。当我读到王犁笔下的文字，却理解了阅读之于他的意义，完全不是“找乐”，也不止于“在阅读中成长”那么简单的六字概括。图画和文字，绘事与写作，称为同一个“笔墨”，王犁在

两者之间穿行，拥有两种表达流露方式，也就拥有两个憩息家园。

相比而言，我更习惯通过朋友的文字进入他的内心，那是一个由叙述语言的张力而撑起的，无需多费观察的空间。最初让我通过这种直接的“倾听”来了解王犁的，是他写于1995年行藏途中的《印证自然·九五西藏之行》，这是画家在自身行迹之上的思量与体味，显示了他对诗性语言的体验和把握。在其中，我读到的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游历，和我们已经听惯了的关于西藏的各种言说，我在文字的引领下步入西藏的戈壁和雪山，同时进入艺术和宗教的纠结，自然和行游其中的心灵的纠结。他写道：“我渴望一种灵魂的皈依，于是我选择了西藏，传说那是一片圣洁的土地。”“在我的内心深处，艺术和宗教是那么的接近，而现实中我只能看到远不可及处神灵的光芒。我得用心灵寻找自己的纯正，努力接近心灵深处的神。”我们知道，对于众多的游者而言，西藏只是一种难得一近的风景的观感，而非经历一次圣地的洗礼；同样，非止于生活，甚至在看似高洁的艺术追求之中，人们常烦扰于数字的计算，而缺少心力的切入。王犁在“印证自然”，同时也在“印证”自己，接近高远，而高远还在高远处，其中，有着神灵远不可及而又心向往之的慨叹。在这里，西藏是凄迷景色和庄严神光二者共在的西藏，孤独心灵在此冥思的西藏，宗

教和绘画艺术气息弥漫的西藏，画笔在此有物可记、画心在此有情可感的西藏。

王犁创作的藏民题材的作品收获颇丰，1996年《拉萨·拉萨》，1999年《格萨尔》，还有后来陆续出版的藏区速写。我见过其中一些作品在画板上逐日成形的过程，始知绘画远不是闲情逸致，而是扯动心神的艰苦“劳作”。这些作品将对藏区天地的虔诚亲近和仰望，凝结为那里的人之形象，这个写而成像的过程，让人直接可感的，就是笔墨的重量。王犁，这个在石头上栽种雪莲的人，这个在戈壁滩的边缘写下“善良”一词的人，左手诗集右手画笔的人，在与画板上高出头顶的群像对视的那些日夜，希求的是什么呢？他说：

我崇尚纯正和直接。

很难，不可能进入，只有努力接近。

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以后，王犁最初参加的重要展览，应是“多向选择”人物画展。多向选择，似乎既意味着个人作品在集体阵容中的独特亮相，也意味着每个画家在生活和创作中发生的自主的变化。画水墨人物的画家，如今主要还是集中在学院，“多向选择”的参展者大多离开学院不久，是进入社会之后的初次聚会。这样的聚会展现的是新锐力量的活力，多人的亮相，也完全呈现了展名所寓含的各有特性的创作姿态，主题的定位选择，技法的展示，都向观众散发了这群年轻人各自为

营的“多向”的绘画激情。

近十年间，王犁的生活轨迹也在实现着多向的选择，从河南大学，到浙江艺术学校，再到中国美术学院，他完成了向母校大门的回归。这条成功的回返之路上，不用说，有多少风雨尘土与艰辛努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画家，完成的是从激情迷茫向冷静安定的不懈趋近，现今的校园已非当年，虽然南山路东侧，还留着青春的印记，在青砖黛瓦之间，能触及到的，只是一个学子的记忆，这份记忆在象山校园的某张讲台上得以向如当年的自己一样的年轻面孔们讲述。在这近十年当中，从《拉萨·拉萨》《苦庙》，而《快乐天空》，再到《女人》，他的创作，从高远的藏区回到了此身所在的江南，从六米巨制的粗犷撼人，回到了小幅水墨的淡然怡心，从行游远途的激情四溢，回到了湖畔弄墨的生活图景，从雪山戈壁的心神飞扬，回到了窗前里巷的城中静观，在最近的时间刻度上，他接近并准确捕捉住了生活中倏然飘忽的柔性的温情。

几年前，王犁的兴坞居南渡过江，在彩虹城中，他终于有了放置巨大画案和几十个纸盒才能装完的书籍画册的空间，遗憾的是，这样一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大大减少。前年我和西安作家李廷华到访过一次，李老师是个“书人”，也不敌兴坞居书架的吸引，大半天未曾落座，王犁在书架前随着李老师缓慢游移，如数家珍。我

每次打电话给王犁，他或者说：“课多，要看好学生，这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有时间属于自己了，把自己关起来，读些书，画些画。”这就是王犁的生活内容，万事纷扰，他心中自有严肃执行的前后序列。王犁的“南渡”，非宋土后半叶的安图宁逸，而是一处展开另一创作阶段的新的领地，或开卷独研，或俯读画案，高原之风曾经吹拂过的心境，在钱江之南得以湿润，并经擦拭，这个阶段的王犁更为沉着清凉，于是有了《呓语江南》。

应能注意到，王犁自初出师门的集体留影式的人物造像，《苦庙》式的凄苦如雾的面容，在这样的墨线下显影的凝视苍生的悲悯，转而用线条勾勒现实生活的幽静图像，而这图像中的人物，又分明带着青春的扭结与淡淡的忧郁，他是在中国人物画源远流长的传统之河中，犁开了一道属于自己的切合于真实心境的细小脉线。这就是他的创作走向，这一切的选择，无论如何转折，都是向着“水墨品质”而行，水墨的品质，也就是画家自身的品质，是冥思省心之后的深沉积淀。我能感知他在一笔一墨中要表述的语言，一个把绘画当作劳作的人，一个因为绘画而快乐的人，他的快乐，由于不辍朝夕的案上体验而发自内心深处，日日夜夜去向内心更深之处。

人生之路最为可贵的，莫过于顺乎心意，夙愿贴合生活。王犁成功地将对自己孩童涂鸦的“崇拜”，坚持而为一条延续不断的前行线索，从一开始，书写的就是

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与生命进程合一的完整的笔墨进程。他总是说，“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在此，一直在此，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艺术最为可贵的，当为现实品格。这个年代的画家，在钢筋水泥铝合金和各种装修材料筑成的商品房中，如果还在重复千年转手的老一笔丘壑深泉、花开虫鸣，乐于宣纸和纸币的比例计算和兑换，我觉得是一件可耻的事情。特别是中国人物画，当报纸的版面上充满复制粘贴的钟馗仕女，当一些玄乎其玄的臆造图案跃上墙面，我有着这样简单的偏执：忠于自己的视觉向往，我只愿意走向直面当下的作品，只有在这样的纸面上，才能见到命运与时代的共同呼吸，身体与其周遭的真切对话，心目与其所见的诚实感应。

“安静地画点自己真正想画的画，会更加接近现在的现实，会更切合实际”，这句话的简单朴实令人动容，这朴实是画家王犁面对自己的独白。由此，我感到难以言说的亲切。中国人物画是关于“人”的，此“人”必有纸上的血肉，必为“活的真人”。王犁创作的两个大的方面，凝重造像和鲜活生活，前者我愿意称赞，后者我乐于接受。

王犁无边无际，我时而觉得他常在左右。在我看来，王犁的生活状态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可羨的样板，简洁执著，爽朗达观，用一颗温热的心对待人事，文字用于美妙的游历与穿行，而绘画是他日日深入耕耘的艺术